



越海偵察

张凤雏

解放军文艺社

越 海 侦 察

张 凤 维

解 放 军 文 艺 社

一九七八年·北京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描写我军侦察兵渡海侦察的中篇小说。

一九四九年底，我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海峡中某一岛屿的前夕，某师侦察科长高磊率领由侦察兵临时组建的水上侦察排，刻苦训练，掌握了水上侦察本领；又克服了蒋匪军设下的重重障碍，摸上敌占岛，搞清敌人兵力部署和设防情况，保证了我军顺利解放该岛。小说描写的高磊、排长唐鸿烈、战士陈德奎、陈得水和渔民陈顺海、陈秀治等人物，形象都比较生动，性格鲜明。

小说的情节曲折生动，有较浓郁的沿海地方色彩。

封面设计：陈亦逊

越 海 侦 察

张 凤 雏 著·解放军文艺社出版
七二一八工厂印刷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*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·印张8·字数145,000
1978年11月第1版·1978年11月武汉第1次印刷·印数100,000册
书号10137·4 定价0.52元

目 次

引 子	1
第 一 章 往 事	10
第 二 章 海在召唤	22
第 三 章 鱼水情深	32
第 四 章 不平静的夜	45
第 五 章 同仇敌忾	54
第 六 章 破浪归来	71
第 七 章 火眼金睛	87
第 八 章 劫后重逢	97
第 九 章 潜回匪巢	112
第 十 章 初 战	123
第十一章 龙腾虎跃	135
第十二章 海上夜话	150
第十三章 挫 折	161
第十四章 奇袭暗哨	175

第十五章	碧海蛟龙	189
第十六章	闯进虎穴	204
第十七章	周 旋	219
第十八章	捉 舌 头	234
尾 声		246

引 子

一九四九年初冬的一个黎明，人民解放军的滚滚铁流涌向古雷半岛。激战在半岛与大陆的结合部进行着。隆隆的炮声震撼着高耸在古雷半岛面对台湾海峡的半屏山。

黑暗即将过去，光明就要普照世代代灾难深重的古雷。但是，半岛突出部的洪厝渔村这时正经历一场浩劫：准备向海上溃逃的蒋匪军一阵烧杀抢掠后，又把渔民、渔船一个不漏地劫持下海。他们要把洪厝变成一个“女儿国”。

男人被抓走了，妇老幼小依靠谁养活？没有渔船，怎能打鱼糊口？蒋匪军抢走的是洪厝渔村上千口人的生命，这是多大的灾难啊！家家户户都感到塌了天，倒了梁，没有活路了。妇女领着孩子、老人拄着拐棍，呼天喊地地涌上街筒子，冲向村口前面的澳口渔港。

澳口湾里，渔民们被成串地绑在渔船上。匪兵忙着撑杆、扯篷，急急惶惶地离开海岸。

这些渔民，两个钟头前，有的睡在自己的家里，有的蜷

在自己的连家船上，但突然被国民党溃兵包围了。海匪大队长、洪厝伪保长大渔霸洪乌螺带着海匪队员，挨家挨船点名，把十五岁到五十五岁的男劳力全部上绑，连船带人押进澳口。岸边排着几十条渔船，就连苦“渔花子”一家老少赖以居住的蚱蜢小舟，也全部被拉来，老小妇幼全部被赶上了岸。这些大大小小的船只，眼看着要随风漂去；骨肉之亲眼看着就要被拆散。

妇女们承受不了这沉重打击，忍受不住这生离死别，她们怒火在心里燃烧，什么都不顾地追着、喊着，从猬集在沙滩上等待渡船的黑鸦鸦一大片敌军旁边，冲到水边。哭声、喊声，海涛拍岸声，汇成强大的声浪，震动着人心，气氛更加紧张了。

指挥这场抢劫的一个戴眼镜的中校军官嘶哑地喊道：

“乡亲们！请渔家弟兄们跟我们一道去前面海门岛，是暂时躲避，是为了大家，为了不叫众弟兄给共军当炮灰。你们知道吗？共军就要到这里……”

激忿人群继续向前拥挤着，寻找着自己的儿子、丈夫、兄弟，谁也没听他的鬼画符。

那个家伙继续喊着：

“乡亲们，这是不得已而为之。共军到这里，就要向海上进攻，要抓弟兄们划船、带路，国军的子弹不忍打在渔民身上，怎么办呢？只好先把你们带到海门岛。我们很快就会打回来的，那时家家户户欢聚一堂，男女老少安居乐业

……”

呼唤亲人的喊声，把他的声音压住了。

“阿爸，阿哥，你们不能走啊！”十五岁的渔家姑娘洪秀治在齐腰深的水里向前奔跑，两手伸向大海，透过模糊的泪水，望着站在船上、反绑双手的父亲洪老海和哥哥洪顺海，泣不成声地说。

她的哥哥洪顺海是个二十几岁的渔民。他看着跑进深水的妹妹，挣扎着从船上向水里扑去，但背后的绳索立即把他拉回去，枪托重重地砸在他的肩头上。五十多岁的老渔民洪老海，看着就要分离的亲骨肉，悲忿交加，声泪俱下，大声说道：

“孩子，回去吧，好好的活着，我们会回来的……”

洪秀治哽咽着，站住了脚，咬着下唇，默默地点着头。

一位满头白发的老人用干枯的双手抓住船帮，朝船上的匪兵喊着：

“把我们一起抓走！一起抓走！”枪托砸在瘦骨嶙峋的手指上，老人惨叫一声，掉进被船卷起的浪花里。

一位年轻的母亲背着六七岁的女孩，大吵大闹地追赶着船只，溅起的水珠湿透她的全身。她的两只眼睛直直盯着渐渐离去渔船，她头发披散，满面忿怒，一步一步向深水走着。海水没腰，她没有停脚；海水快没到背上孩子的脖颈，她似乎没有听到孩子惊恐的哭声，仍然往前走着。幸亏有人拉住她，并劝阻地说：

“过山嫂，回去吧，追也没有用！”

“他们把水生拉走，我们母女怎么活啊！”

“……”

呼喊和眼泪并没有讨回亲人。她们的骨肉，她们的希望，她们的寄托，被一阵邪恶的旋风卷走了。在漫长岁月里，他们相依为命，共度艰危。多少个早晨，她们送亲人出港，望断征帆；多少个黄昏，她们迎亲人归港，一起把渔筐抬进敲骨吸髓的渔伢行；多少个风啸浪吼的日子，她们怀着深深的忧虑和殷切的期待，呆望着天水相连的汹涌波滔……今天，苦日子要熬出头了，万恶的蒋匪军却给他们带来了灾难，带来了毁灭。她们再也抑制不住怒火，擦干了眼泪，紧攥着拳头，向还没有上船的匪军扑过去！

“疯子！一群疯子！”刚才讲话的那个敌中校军官看着迎面扑来的老婆、孩子，一边骂着，一边跳上了等待他的双尾舢板：“机枪！”

一挺马克沁重机枪架在码头后面，黑黝黝的枪管对向人群，匪兵们卡地一声上了刺刀。

怒火满腔的群众，面对着机枪，面对着刺刀，面对着死亡，没有退缩，没有停留，一步一步地踩着沙地拥上去。孩子们停止了抽泣，趴在阿妈的脊背上瞪着仇恨的小眼睛。

整个滩头，空气凝固了，好象划根火柴就要燃烧。

那个中校，举起右手，眯缝起眼睛，向机枪射手发出最后的口令：

“预备——”

他的“放”字还没吐出口，哒哒哒的枪声却响了，那个机枪射手却应声而倒。他望着射手的尸体惊呆了。

敌军士兵也被这来历不明的枪声闹愣了，惊慌地伸着脖子左顾右盼，寻找着打枪的地方。

视死如归的上千名老弱妇幼，看着就要向他们开枪的敌人倒毙在地，全都惊喜地抬起头来，寻着枪声的方向。

谁能想到，在这就要发生一场大屠杀的千钧一发的时刻，一支解放军侦察小分队在侦察科长高磊的率领下，从半屏山的百丈悬崖上，沿着长绳，穿过缭绕的白云，滑到临海这面的斜坡上。他们奉命日夜兼程，翻山越岭，拂晓前赶到这里，用火力的封锁澳口渔港，截断敌人向海上的退路，保证主力聚歼古雷半岛上的敌军。他们下到坡前，一看，都倒抽了一口冷气。一大群手无寸铁的群众眼看就要遭到敌人的血腥屠杀。

“科长，怎么办？！”战士们的心都提到喉咙，目光盯着他们信赖的高磊科长。

侦察兵们心里都清楚，敌我力量相差得太悬殊了。我们只有这样一点力量，而敌人，除了港湾后面黑鸦鸦的敌军，还有泊在海上的炮口高昂的军舰；此外，向海边集中的溃退部队也正源源而至……

怎么办？高磊两手使劲抓着岩石，聚精会神地观察敌情，思考战斗方案。别人都怕打扰他，不吭一声，悄悄打开

保险，紧紧握着手中枪。

情况不等人，时间不等人，必须在敌人枪响以前想出又要堵住敌人，又要救出群众的办法。

突然，他那山鹰一般的眼睛，看着沿着公路涌来的溃不成军的敌人队伍。这是什么样的队伍啊！班不成班，连不成连，丢盔卸甲，狼狈不堪。这不是部队，这是被猛虎追惊了的丧家犬。高磊迅速想到：这些惊弓之鸟，只要造成大部队冲锋的声势，我们就能以少胜多，占领澳口，救下群众。想到这里，他看了看侦察排长唐鸿烈随身背着的那把闪亮的铜号，说：

“唐鸿烈！”

“有！”

“登上这块大石头，吹冲锋号，越响越好！”

说完，他拉过机枪撂倒正要向群众开枪的射手，就在嘹亮的冲锋号声中，率领同志们冲下去，直奔码头。

敌人被这突然的袭击打懵了，乱了阵脚，惶恐地叫喊：“共军来啦！”“共军大部队追上来啦！”争先恐后地往船上爬。

“顶住，给我顶住！”站在舢板上的那个中校挥舞着左轮手枪拚命喊着。但是，怎么能顶得住呢？爬上船的随船逃走，未上船的在水里扑蹬，岸上的敌人往山上跑，往村里钻。转眼之间，上千个荷枪实弹的敌人放了羊。

侦察科长高磊指挥部队歼灭四处溃散的敌人，又派人

堵住向半岛涌来的溃敌，自己带人向港口冲来，想救下被劫持的群众。但船已经开走了。高磊，这个经过十几年革命战争严峻考验的钢打铁铸的硬汉子，看着饱受苦难、失去亲人的乡亲们眼里闪着泪花，忍着胸口的巨痛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

唐鸿烈一手握着闪亮的军号，一手抓着冲锋枪，望着越走越远的敌舰，急得在岸上直跺脚。

小侦察兵陈得水，每根神经都被敌人惨无人道的兽行刺痛了，他不顾一切地端着冲锋枪往水里冲。他忘了前面是深不可测的大海，两眼喷射着忿怒的火焰，恨不得一口咬住敌人，救回乡亲。两位年轻妇女跳下水把他拖住，但他使劲往外挣，喊着：“放开我，放开我！这些强盗！”

侦察班长陈德奎站在海边上，瘦巴巴的脸气得通红，专门留下化装的长胡须不住颤抖，望着海面流着眼泪。

战士们全都怒视海上，没有人说话，没有人叹息，心弦都绷得紧紧的。

高磊抑制住含在眼眶里的泪水，把视线从海上收回来，沉痛地说：

“乡亲们，我们来晚了一步！”

“大军，我阿爸、阿哥，全村的男人，都被抓走了！我们要报仇，报仇！！”说话的是刚才往水里追赶父亲和哥哥的洪秀治。“赶快派兵舰，派船，我们和大军一起把亲人夺回来！”

“大军，发给我们枪！”一群年轻妇女围上来。

这些要求搅乱了高磊的思绪。现在，不要说兵舰，就连木帆船也被敌人毁坏了，抢走了。他望着一大片愁苦的脸，望着孩子们含着泪珠的大眼睛，望着恨不得立即投入越海作战的战士们，能说什么呢？……

这时，山间公路上传来战马的嘶鸣。马蹄声越来越近。四匹战马拖起一溜尘烟，直往澳口奔来。

“孙参谋长来了！”

侦察员们老远就认出来了，都亲切地叫着。

自打渡江以来，师司令部孙参谋长始终率领先遣支队，向敌人纵深穿插，侦察敌情，筹备粮草，联系游击队，或是断敌后路。现在，枪声刚停，硝烟未散，他就来到最前沿。

孙参谋长策马飞驰到跟前，一勒缰绳，那匹外号叫菊花青的战马象不甘收蹄一样，举起前蹄，向着敌人逃去的方向发出一声响彻海空的长鸣。

孙参谋长跳下马，把缰绳交给警卫员，向人群走来。

高磊大步迎上去，敬个军礼，说：“参谋长，这么快就上来了？”

“已经来晚了，没看到你们冲锋。”

“我们可真来晚了，你看——”高磊遗憾地说。

孙参谋长举起望远镜，顺着高磊指的方向，看着驶向海门岛的敌舰和几十条渔船，看着被绑在船上、回首西望的渔民们。他愤怒地看了许久，才放下望远镜，转过身来，向着

仰望着他的老人、妇女和孩子们说：

“乡亲们，别难过，我们一定要解放海门岛，救出你们的亲人！还要解放台澎金马，救出上千万同胞。冤有头、债有主，敌人欠下的债都要叫他偿还！”说着，他从警卫员手里拿过大衣，披在一位老阿婆的身上，又蹲下去，抱起一个光腓的小男孩，对高磊和侦察兵们说道：

“同志们看到了，乡亲们在巴望着我们向海上进军呐！党中央、毛主席向我们发出了进军命令，奋勇前进，坚决、彻底、干净、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。我们马上要向海上进军了。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！台湾是我们伟大祖国的宝贵领土。你们看看这座半屏山吧！为什么叫它半屏山？因为台湾岛上还有一半，也叫半屏山，隔海相望啊。两个半屏山下的亲骨肉，也在隔海相望。我们一定解放台湾岛上的同胞。”

战士们高喊：“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！”

“对。”孙参谋长接着说下去，“怎么解放？面前是一片汪洋大海，我们又是一群旱鸭子，要船暂时没有，你们这些陆上的猛虎要变成大海蛟龙啊！怎么样，行吗？”

“行！”侦察兵们异口同声地说。

高磊正在掂量摆在面前的重担，望着万顷激浪，吸着含有咸腥味儿的空气，心里翻腾着：

“是的，我们的侦察兵正在面临着一个新的严峻考验，过去踏遍塞北江南，今天要碰碰这万顷激浪了。”

第一章 往 事

准备向海上逃窜的大股溃敌，被我后续主力部队歼灭了。孙参谋长带着随行参谋人员到临时指挥所去观察敌情去了。高磊这时才有空儿在洪厝村走走，才有心思看看别了十二年的故地，想想十二年前的往事。

在炮火连天的万里征途中，有许多传奇般的巧合。十二年前，高磊和他的战友们曾在半屏山那边的一片深山老岭里，钻土洞，住茅寮，拿着梭标、大刀、火铳，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；就在这里——洪厝村旁的海边岩石上，他和敌人进行了一次难忘的战斗。今天，当年的红小鬼又回来了。当往这里进军时，他脑海里经常浮现曾经救过自己的陈老海一家的面容。现在，对面就是陈家居住的海门岛了。他们还在那里吗？还在这一带打鱼吗？会不会搬家到洪厝村？能在这里见面就更好了。

高磊满腹心事地走在被匪徒洗劫后的渔村。他走进了布满海蛎壳的街道，昔日的旧貌依稀可见；几百栋房子，依

山傍海，座落在半岛尖端的山坳里，两边山脊象两只大臂膀环抱着它们。房盖是一色的薄瓦，怕台风吹跑，屋顶和瓦沟都压着密密麻麻的青砖。山墙一律抹着白灰，映着四季常绿的山林，特别醒目。一片低矮的房舍中央，高耸蹲着石头狮子的大门楼和双屋脊的大瓦房，这是渔霸洪乌螺的宅院，也是渔民的血和泪。渔村四周，立着带枪眼的双层炮楼，它是多年来械斗的遗痕。有些墙头上还模糊地残留着红军时代的标语，显然用刀刮过，黑色字迹没有了，但刮出的黄道道，还能让人辨出标语内容。

一家一家的院子里满地都是摔碎的木桶、狗气煞，匪军抓鸡撵掉的鸡毛随着海风在院里旋转，不少屋里传出女人的哭声。

他走进一个又一个小院，安慰那些心灵上遭到严重创伤的乡亲。多少双眼睛，失神地望着他，但更多的眼睛欢迎着他，期待着他，盼望大军打过海门岛去，救回亲人。高磊十分清楚这一带乡亲们的坚强性格。红军初创时，他们在八闽之乡高举义旗，打土豪，分田地，前赴后继；三年游击战争中，他们又历尽千般艰难、万般辛苦，给坚持在深山里的游击队送粮、送盐、送情报，敌人使出各种法西斯手段也没能使他们退却半步。有的父母献出儿子，有的妻子献出丈夫，有的村庄被敌人血腥的黑手抹掉了，但这里的人民，从来没有屈服过。

他顺着小道走到村头。这里有篮球场大的一块空地，

是晒鱼虾用的。因为地势较高，站在这里可以瞭望渔村全貌，瞭望由村北向西蜿蜒而去的盘山公路，瞭望两侧山势和无际的大海。

眼前的景象，使他想起十二年前在这里发生的一次壮烈的战斗。不错，在那次战斗里，他和排长且战且退，就是顺着这条公路，一直撤到海边的悬崖上，最后跳海，幸亏遇到了陈老海的连家船……

这时，走上来一位六十开外的老人，把他的思念打断了。这老人的腰已经弯成了一张弓，一串算盘珠似的脊梁骨把破烂单衣顶起一条弧线，脖子使劲向上伸着，扯起两条青筋。他手里抱着摔散了的木桶片和几根竹篾，从最顶头的一间房子里向空场走来，不过走了十来步他已经累得气喘吁吁。看样子，他是到这里箍木桶的。高磊迎上去，扶他走上来。老人把零散的木片在地上排开，拉开了竹篾。高磊想打听陈老海一家的下落，说道：

“老阿伯，我向你打听一个人。”

“说吧，三里五村，有名有姓的差不多我都知道。”

“他不是大陆的，是海门岛的，叫陈老海。”

“陈老海？”

“是连家船上的渔民，现在有五十出头了。”

老人想了一会儿，摇了摇头，没有回答，倒好奇地问起高磊来：

“你怎么有熟人？难道你早年到过这里？”